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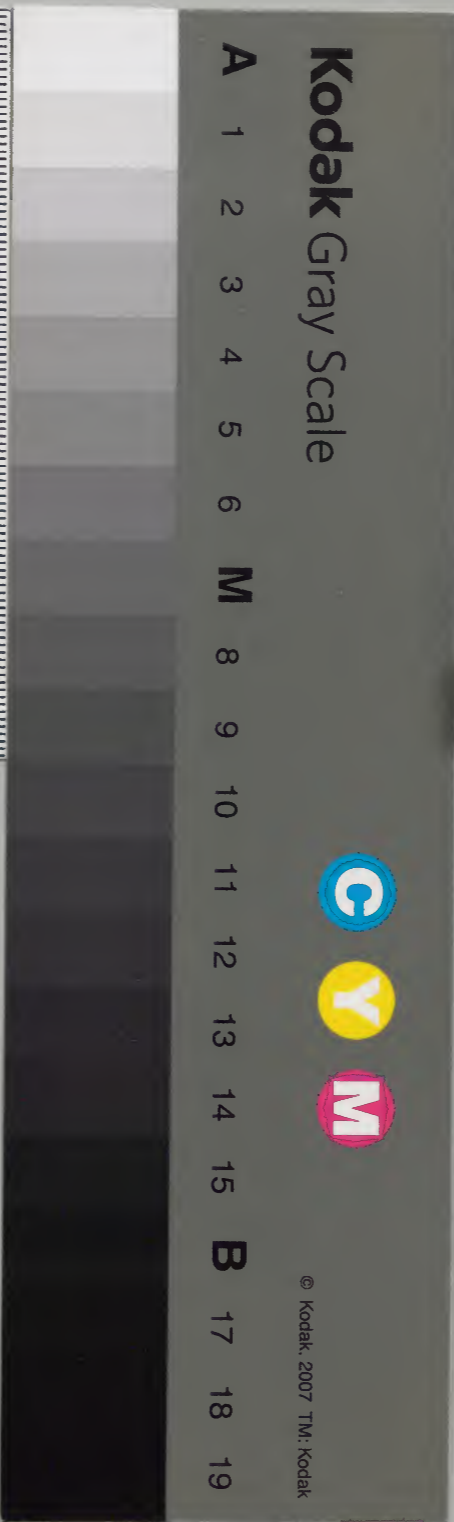
通鑑箋註 三十八之九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三	一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76
冊數	36 (18)
函號	284 89



通鑑箋註卷三十八

唐紀

太宗文皇帝

漢書文庫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郡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救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綱作飛山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

易失可不念哉。

綱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綱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

侍音也。

魏徵諫曰。

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鑑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綱以王珪爲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綱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不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尹起莘曰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禮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綱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並議房玄齡裁定之

尹起莘曰封禪非禮也自呂政行於前漢武踵於後人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

回者也

綱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綱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但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敘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

鑑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

通鑑纂言 卷三十一
六十年少者纔三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亾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疆歛以資寇敵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陳仁錫曰
極切今時

鑑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
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
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
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
正已。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
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
代百司之任哉。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
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
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亾也，自
謂必無亾。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
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亾國。伏願取鑒於隋，
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
焉。又曰：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
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
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
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
經國慮不及遠，况內懷姦宄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
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
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
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亾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

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訂義

西門豹性急故佩帶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

自

綱冬十月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綱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

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鑑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護音霍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

以為才人

陳仁錫曰長孫后著女則而武辛巳不可

鑑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鑑閏月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

通鑑卷之八十八
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行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綱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鑑十二月以給事中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綱以霍王元軌

太宗弟

爲徐州刺史

箋曰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

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已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鑑。玄齡以度支音鐸。芝戶部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繫天下利害。

常有闕求其人。未能乃自領之。

鑑。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草。禱亂。昧。晦。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

貞。開創之始。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

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

徵與吾安天下。而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

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

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綱。永寧公王珪。平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

宗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

愧之。

潘之淙箋曰。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乃貴厚報

之。雖已亾。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

可者。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

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

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瘕。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之所願也。乃止。鑑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

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

之惡已彰。訂義

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可以免。其在盈乎。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寔彰。

後盈見逐

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亾之一

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因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疆公等以茅土耶。訂義

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取其方面。土宜以白茅。

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

詔停世封刺史。

鑑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

通鑑多言入卷三
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
終一漸也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
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爲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
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
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
斥小人比來于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
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
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
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今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
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
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不克終七
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
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
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
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戶亾去此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
無門惟人自召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
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
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上深
加獎歎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

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

綱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西域國名初

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

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者音馬支焉者訴之上遣使

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雉于穴各

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發兵擊之

綱太史令傅奕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

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箋曰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

叙次

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

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

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

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

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

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

者乃止

鑑庚子十四年春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設薦饌酌奠也命祭

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

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

通鑑多言人卷之八十一
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鑑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綱初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彼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亾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

綱冬十二月上聞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爲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戚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鑑辛丑十五年夏四月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

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

經曰近世巫覡能齋肅以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

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

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

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

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

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

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

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

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

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

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

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

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

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躡踊之際擇地選時

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

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

以為確論

綱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

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
 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
 綱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
 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
 末從軍沒於高麗者涕泣相訊徧於郊野大德歸言于上
 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
 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陳仁錫曰
 長城亦

鑑十一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
 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
 所益朕唯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
 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不可疵

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
 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
 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

綱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
 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
 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鑑九月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

通鑑卷之八十一
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綱上問羣臣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

陳仁錫曰
訓太子尤
急

受詔

鑑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納采，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綱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若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綱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綱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旣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亾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

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鑑冬十月。郢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鑑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以新興公主妻之。

通鑑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五
綱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薛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薛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十一月廣州都督党仁弘初從高祖入關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賊當死上欲宥之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今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以謝罪羣臣頓首固請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鑑上曰朕爲兆民之主口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鑑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申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

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亾一鑑矣。

鑑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鄒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正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烟閣。

鑑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畱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

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綱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自負微功，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箋曰：初張亮出為洛州都督，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激亮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

陳仁錫曰
大處分

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中書門下三品自

此始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陳仁錫曰
勸密歸唐
不與謀誅
惡太子忠



於二主而
依於嗣君
卒死武后
之手有以
也

綱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
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
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
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
詣東宮與太子遊

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
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
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綱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雉奴太子恐不

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
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
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
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
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
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
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
也

胡寅曰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
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

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為國則輕為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綱六月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滅絕者也

綱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鑑秋七月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請以君集為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如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留主而路所撰碑

鑑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得觀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綱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

於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春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訂義季友慶父皆魯莊公弟也，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殺之，季友奔陳，魯人立閔公，慶父恨未得立，又使人弑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鳩。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

陳仁錫曰：溫公謂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非是。

直書其事

鑑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勸上伐之。

綱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反掌耳。今太子新立，



諸王幼穉。一旦奔金湯。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鑑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上嘗謂

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

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綱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文本既

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

高貴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事。不受賀也。

箋曰。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賓客。上聞之不悅。嘗從

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朕欲出為外官。

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

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倘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欬

嗽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

鑑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

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

懸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疆

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

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駁余章反。通作揚。答受。天子之命而稱揚之。况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阿階應

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

陳仁錫曰
將帥家
如晨星
征更而已

不覺後必爲累。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鑑九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鑑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

陳仁錫曰：帝用權萬紀以殺其子祐，知久之難也。

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者，遂長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

陳仁錫曰：最得意。

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綱高麗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部禺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弑逆，汝曹不為復讐，更為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陳仁錫曰：元壽真致在人語。

綱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上至洛陽，以前宜州刺史鄭元壽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程名振善用兵，召問以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十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

陳仁錫曰：李大亮遺表一言重死。

綱武陽公李大亮卒，大亮忠儉恭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謚曰懿。

箋曰：初，大亮為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

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綱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據於勝夏之間上許之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親征高麗發洛陽封比干墓謚曰忠烈命所司春秋祀以少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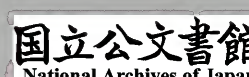
箋曰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今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

陽惟噉肉飯經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勲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

鑑一月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及。

胡寅曰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內耳。

鑑三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



今遼東蓋州衛

拔之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

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

持之及克高麗以其城為遼州

今在瀋陽衛西北

綱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

士聞之莫不感動莽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

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

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何力瘡重上自為

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

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

鑑夏四月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

在蓋州衛東北進兵

攻之高麗南北部延壽惠真

並姓高延壽主北部惠真主南部

帥兵十五

萬救安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

堂之側諸軍鼓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

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己未延壽

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

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

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

即首山在遼東都司城西南

綱初延壽惠真之救安市也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

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

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齊道。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官名。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

鑑九月上。以遠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遠東。喜得卿也。

身有光曰口頭語正後動八

鑑上以遠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綱冬十月。帝還至營州。祭戰亡士卒。臨哭盡哀。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綱十二月。殺侍中劉洎。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鑑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陁降之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鐵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陁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車駕幸靈州鐵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爲詩序其事曰雪耻讐百王除兇報千古公卿請石勒於靈州從之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隨破人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辭內屬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鑑冬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

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之。

鑑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我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鑑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

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勅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正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鑑夏五月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

味仁錫曰：蕭瑀精為朋黨之首，何居。

通鑑纂言卷三十八
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鑑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聖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綱以李緯為洛州刺史。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畱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刺史。

鑑秋七月。骨利幹遣使入貢。

西北夷部落。國居瀚海北。

骨利幹於鐵勒

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

脾古

狎反。日已復出矣。

陳仁錫曰
有唐家法
如此

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

文德皇后崩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

何以辰嬴自累訂義辰嬴懷嬴也僖公十七年晉太子圉

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二十三年子

圉逃歸是為懷公故嬴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

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蓋懷嬴重耳之姪婦也今

巢刺王之妃乃太宗之弟婦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故魏徵以辰嬴為喻累玷也

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

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

嶽凌霄四海巨地納汗藏疾左傳川澤納汗山岐藏疾無損高深志冲

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

王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鑑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

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

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

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

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

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

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

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

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

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鑑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亾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綱中書令馬周卒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鑑結骨侯利發入朝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鬚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

草木為毛髮北方地寒不生草木故曰窮髮盡為編戶乎

鑑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亾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梁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寶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箋曰惠妃孝德次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
自曉屬文及長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
致贍蔚文無淹思

鑑初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
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
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
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
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
負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
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誅上密問太

陳仁錫曰
淳風有此
先見耶殆
豈可信

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
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
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
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
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
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
矣上乃止

鑑五月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
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陳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
表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

通鑑纂言卷三十一
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膽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謚曰文昭。

綱冬十月。雅眉邛州獠反。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陝中兵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踴貴。劍外騷然。

鑑 已酉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鑑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歐陽脩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所為然春秋之法當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綱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綱秋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通鑑箋註卷三十九

唐紀

高宗皇帝

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太宗崩乃登大寶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帝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始禍邦家

綱庚戌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鑑上召朝集使

自外人朝與朝班者

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

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通鑑箋註

卷三十九

唐紀

高宗

一

綱上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歿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綱冬十月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坐左遷

綱辛亥二年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御史劾奏高德逸敕令市馬而自取駿者上以其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請以其馬實中廐上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安希朕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亦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綱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爲擊鞠打毬也騎而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

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爲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爲太子。上從之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初房遺愛

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挺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謀泄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與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鑑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昭儀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綱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聞上悅武氏陰令長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而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后及淑妃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獲豫焉

綱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枕大呼

門上

橫木門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六月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家

陳仁錫曰上勸直言王矣改昭儀之文遂良發濟時以諫顯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雍州叅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綱上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津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綱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文操情實難原法不墜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綱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綱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訐后寵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歿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

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拆之

綱乙卯六年春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等擊高麗既渡
遼水高麗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

綱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
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
事袁公瑜聞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鑑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
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
舅無忌司空功臣世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

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

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

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

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

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附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

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

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何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

何如願畱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堦解
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

陳不錫曰
大臣以去
此爭宜如

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綱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覺非罪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夫

鑑冬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實璽綬冊皇后武氏

綱皇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乞加褒賞上以表示之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朝后

於蕭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爲崇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鑑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旣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綱二月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鑑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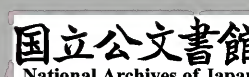
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願量公家所頒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綱丁巳二年秋八月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川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爽象州

綱劉洎之子訟其父寃言為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為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為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李義府有寵於上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上兩



責之。

綱鄂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謚忠武。

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綱已未四年夏四月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勅許敬宗與辛茂將誣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

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無忌逼令自縊詔斬韓瑗柳奭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

箋曰時有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族弟也銓坐流雋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下獄訊掠備至終無辭曰身可殺辭不可更吏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屍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葬之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顏不錫曰
以姓氏編

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
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
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
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鑑庚申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
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
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六月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
屬文勃字子安
福時之子召為脩撰時諸王鬪鷄勃戲為檄周王鷄
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

箋曰勃有逸才與盧照鄰楊炯駱賓王稱四傑閻伯慎
為洪州牧九日大會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席
間出紙筆索客各莫敢當時勃在坐年最少受之不辭
間怒遣吏伺其文輒報至落霞秋水之句閻矍然曰天
才也因請成文極歡而罷

綱壬戌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
聞仁泰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
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
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綱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時來濟將兵拒

陳仁鈞曰
不死於諫
而死於戰
此其烈也

有死無二
可為遼滿
之臣法

陽仁錫曰
高宗之不
為重靈者
類有此耳

虜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

胡寅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可為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

綱秋九月熊津總管孫仁師及劉仁願劉仁軌攻百濟拔之詔畱仁軌鎮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橋道補隄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綱甲子麟德元年春正月郇公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贓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

盡於第

陳仁錫曰
呼吸之間
存唐神典
於

綱冬十二月宦者王伏勝言武后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

鑑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上至濮陽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鑑壽張人張公藝

壽張縣名屬兗州府

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

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

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泰安州西南車駕

過曲阜祠孔子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

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

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

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

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讐人

竊所未允式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

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

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

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綱九月劉祥道卒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

晉州司馬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

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瑇飾上曰

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而

止

綱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百藥之子張文瓘趙仁本

並同三品上屢責侍臣不進賢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

薦引為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能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訂義天官書五車者五帝

車舍也。主天子五兵。五星在畢北。

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

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鑑秋九日李勣等擊高麗薛仁貴為前鋒與高麗戰大破之。進至鴨綠柵。即鴨綠江之柵在遼東都司城東。又破之。遂圍平壤。高麗所都。

故城在鴨綠江之東。

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綱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莽絃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鑑己巳二年春二月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考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綱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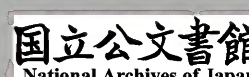
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邇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議者多以為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在。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

綱冬十一月。李勣卒。上嘗謂侍臣曰。朕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歸有光曰
此與陳徐
侯何異

鑑初勸寢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韃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敵。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葬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



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箋曰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亾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

蘇軾曰李靖李勣可謂唐之元勳然其所為止衛霍韓彭之流耳夷狄內侮能以少擊眾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亾之幾此兩人者蓋惜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專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

鑑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

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栢引銓注之法

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

唐人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辨正書皆法道美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

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

給以符謂之告身中具列褒貶訓戒之辭開元中吏部尚書李嵩奏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請加告

身兩字曰吏部告身之印

綱劉曉上疏曰今選曹以簡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

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

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

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丘濬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適隱伏。不能為也。但其用駢儷語為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當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綱庚午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闈。又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脩。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上從之。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慮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綱冬十一月。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

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太子謝之上聞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綱癸酉四年三月詔劉仁軌脩改國史以許敬宗所記不實故也

綱秋九月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雍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訂義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

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陳仁錫曰處俊處諫指乎大臣不言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以韋弘機為司農卿弘機嘗受詔葺苑宦者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

通鑑纂要 卷三十九
杖之不必奏也。

綱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爲太子。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翼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爲天后醜之也。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官詢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

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箋曰。仁傑性至孝。嘗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顧謂左右曰。吾親舍在其下。悵望久之。

綱。郇王素節。袁州安置。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爲申州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安置袁州。

綱。戊寅三年夏五月。幸九成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綱。秋九月。侍中張文瓘卒。上將討新羅。文瓘卧疾在家。自輿入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乃止。

綱。命劉仁軌鎮洮河軍。仁軌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

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

上即西海在陝西西寧衛西三百里敗績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

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

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

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

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訂義陸機本吳人深慨孫皓之亡遂著辯亡論

二篇後仕于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又列軍自朝歌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不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矜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既戰楚師敗績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

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

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闔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

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

書省仗內供奉

綱已卯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上陽

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

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

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

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

廷肅然

綱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綱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初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降

綱秋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顯爲皇太子賢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伏誅餘皆釋之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

綱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爲蘇州刺史自

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爲歷代佐命耻與爲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媾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綱三月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別去

綱秋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爲太子洗馬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及爲洗馬無所規益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綱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初行儉軍還伏念自立爲可汗與溫傳連兵爲寇詔復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由是伏念溫傳浸相猜貳伏念恃遠不設備行儉軍到伏念狼狽遂執溫傳以降行儉盡平其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始行儉許伏念以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回紇所逼窮窘
而降遂誅之行儉嘆曰渾濬爭功古今所耻但恐殺降無
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綱王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上欲令
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
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
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
授

綱夏四月關中饑上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
魏元忠簡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
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
都士馬萬衆不亾一錢

鑑禮部尚書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
王勳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
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
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
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
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
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渤渡海墮水勃父

坐勃作鬪鷄文左遷交趾令勃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

往省之渡南海溺死年二十九

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

從英公李敬業起兵謀誅武后敬業敗賓王被誅

勳味道

皆典選如行儉言。

董其昌箋論曰。王楊盧駱以文章推重當時。一代人士降心抑志。屈膝下風。而裴行儉謂其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竊謂器高識遠。鍊聖賢之基。繪文談藝。瀉聖賢之華。則器識文藝。原非兩境。然則四子豈直鮮器識而亦且乏文藝。彼其鑄肝剔膽。思非不苦。而理則支。齒嚼冰霜。目染雲烟。辭非不工。而氣則陋。刮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非不聲牙屈曲。而道則悖。賦魚水者。僅以寄報德之思。考渾天者。無益於推曆之數。而一杯六尺之篇。落露

秋水之句。果足稱大雅否耶。且行儉之論器識。僅僅以爵祿當之。則深沉渾厚者。必分章待詔。而慈祥和教者。乃紆金拖紫耶。審如是何。金聲玉振之孔。太也。巖巖之孟。千古兩布衣哉。愚固悲四子之器識。而又悲裴行儉小之乎。論器識也。噫。

朱之蕃曰。裴行儉之知人。鑒則鑒矣。徒以爵祿壽考論天下士。而未鑒夫器識之大者也。彼其所善者。王勳蘇味道。後皆典選。然一以鈎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金紫。何益于人之秋毫。鬚髮龐皓。何裨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賓王討武氏一檄。其大義凜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識之浮。識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邪也。屈軼之所以稱瑞者。能指佞也。武氏濁穢。移鼎其邪。佞莫大焉。舉四海之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于其間。而賓王奮不顧身。一一數其罪惡。而檄之。果與風雲月露爭葩鬪

鹿哉行儉子
是夫夫人矣

綱聞喜憲公裴行儉卒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箋曰儉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此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偏裨數日而盡

綱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玄同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

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以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疏奏不納

鑑秋七月作奉天宮上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

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謂之鳳鳴朝陽。

綱冬十月，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

仁貴于咸亨中以大非川之敗，貶象州。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虜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綱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陳仁錫曰：魏元忠以不殺仁貴為非法，仁貴因不可殺，然能為仁貴者幾人，寧無廢法耶。

綱癸未，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反，據城平縣，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右衛將軍程務挺、夏州都督王方翼討平之。

箋曰：先是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給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數年間歸信者眾，遂謀作亂。

綱冬十一月，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後二穴，上曰：

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絲百匹以賜鳴

鶴。

十二月。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

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崩。壽五十五。葬定陵。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名嬰。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后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

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慘矣。

鑑甲申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春正月。立妃韋氏

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豫州刺史。

二月。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

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

廢立。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

皇帝。

中宗之弟。

政事決於太后。且居於別殿。不得有所豫。

綱。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

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綱。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今鄖陽府。

又遷于均州。

屬襄陽府。

鑑。秋九月甲寅。太后赦天下。改元及服色官名。改元號光

通鑑

唐紀

中宗

二八

宅旗幟皆從金色。

綱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鑑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舒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

康仁錫曰
沈既濟請
亦一快也
事雖不成
真無天日
古無此舉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

之上未乾言高宗葬未久也六尺之孤何在指中宗也又曰試觀今日

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

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

偶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

綱武承嗣與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皆高祖子屬尊位

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

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

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

史崔贊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

於國史改
武后稱太
后勿稱上
省天后紀
合中宗紀
每年書帝
在房陵次
書太后行
事別立傳
入后妃等
可與此檄
並傳

閣舍人李景謚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簡校內史。李景謚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杖而流之。

陳仁錫曰
為山東吐
氣

綱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以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引軍而前，諸將請先攻敬業，元忠以敬猷不習軍事，其眾單弱，駐馬可克。孝逸從其計，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拒守，元忠

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悉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綱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三月。太后遷帝于

房州。

丘濬曰。魯昭公之出。春秋書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蓋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稱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是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中宗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

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待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綱太后貶馮味道為青州刺史。朝士有左遷。請宰相自訴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劉禕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故有是命。

綱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綱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

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禱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優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鑑丙戌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太后歸政于豫王旦旦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尋復稱制

鑑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

有魚保家者制是器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

置之

朝堂以文天下表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青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

孫鑣曰刑名奇幽可

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綱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福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天下喁喁莫知寧輯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亾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綱秋九月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疵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綱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

鑑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畱守時尚方監裴匪躬簡按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

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綱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綱秋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綱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武承嗣誣李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李孝逸有功。減死流之。至儋州卒。

尹起莘曰。孝逸附會賊后。為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室之姦賊也。奉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極之。以為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為此。擁三十萬之眾。抗表請還政天子。徐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思。其寃死宜矣。

綱太后罷御史監軍。初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綱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陳仁錫曰此非婦人所能及

綱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作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凡役數萬人

綱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大伯季札伍員四祠

綱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初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令各起兵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太后遣將軍

丘神勣擊之冲爲門者所殺貞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貞拒戰而潰遂自殺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環環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没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

皆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顥顥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鑑已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秋七月，太后徙紀王慎于巴州，道卒。八男相繼被誅。

箋曰：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

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姊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薨，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綱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誣光輔有異圖，遂被誅。秋，官尚書張楚金、陝西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皆喜躍，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勅，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

晴霽

綱閏九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綱冬十月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曰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綱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綱太后自名壘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

壘卽照字也

鑑庚寅七年

用武氏天授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太后流韋方質于儋州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贊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尋為周興所構流之俄賜死

綱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綱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思止醴泉人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訂義獬豸神羊性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太后悅從之弘義衡水人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

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旣不在，決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鑑時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鑑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

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傳遊藝為左玉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王世貞曰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為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璽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璽已耳羿浞不盡璽已耳莽不盡璽劉氏故天下卒歸于姒劉氏之嗣若族而璽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殺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為璽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割之餘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割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輔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弁衫比肩而相揖遜者非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昏人璽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他魏死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

而皆為之卿相宋儒之筆嚴于霜鉞斷焉故史之揚雄與故僚之王魏而于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設罍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獲一兔有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君相位奈何不及仁傑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慙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綱冬十月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與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雅重之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陳行錫曰
人臣宜存
此心

